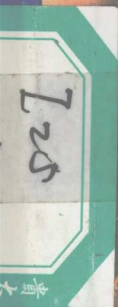


倒爷现开纪

特大金银倒卖案
倒卖彩电的总经理
国际倒爷在中国
部令专车倒烟记
疯狂的交易



金川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倒爷現形記

金川編

合同

2000.00万

合同

2000.00万

皮

皮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龚财得

书名 倒爷现形记

编者 金川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印刷 重庆印制第六厂

1990年3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25

印数 1—30,000 册

字数 178 千

ISBN7-5411-0539-6/I·514

定价：3.60元

目 录

“倒爷王国”探秘.....	常 征 (1)
特大金银倒卖案.....	段移生 张六斤 黄志平 (53)
海南倒卖汽车狂潮.....	理 由 (69)
“部令专车”倒烟记.....	贾璋岷 钟国元 何元照 (113)
神秘的批条.....	秦 威 (132)
疯狂的交易.....	卢跃刚 邓琼琼 (142)
1642万斤粮食倒卖记.....	姜永峰 (159)
倒卖彩电的总经理.....	丁 文 (173)
官倒面面观.....	刘汉太 (216)
此路不通.....	张维国 (227)
灰色的陷阱.....	兰光鉴 (240)
钢材里的蛀虫.....	刘蔚棣 (256)
国际倒爷在中国.....	罗 湘 (264)

“倒爷王国”探秘

常 征

“倒爷”，出自北京土话，应读“倒儿爷”。老北京惯称“爷”。三轮车夫、旅店茶房均可称“爷”。这个“爷”字的内涵丰富。可恭维，可客气，也可挖苦。这里属于后者——贬义词。其实，“倒”也者，买进卖出之谓也，并无贬义，是中性词。不过，不要忙于给“倒爷”正名、平反，因为他们确实有不光彩的一面。

“倒爷”，形形色色，但归总起来，不外两种：新潮人物，以从事此业为荣，大大方方，理直气壮，作公开宣言，甘愿作弄潮儿，以陶朱事业自居，甚至穿戴打扮，谈吐举止均异于常人。守旧人物，以为从事此业，失了身份，掉了价，忸忸怩怩，羞羞答答，偷偷摸摸，怀抱琵琶半遮面。

“婊子”要当，“牌坊”也不能丢。如果说还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为国人所痛恨的“官倒”。这种人行动诡秘，无法接触，虽说传言甚多，但提出公开示众者极少，白纸黑字，无证据不敢乱写，所以本文基本上不涉及此种人。

旁观者，态度微妙却又明朗：有的垂涎三尺，却又自怨无本事、无条件、无勇气；有的嗤之以鼻，以为是下九流，是堕落。

祖国西北边陲的这个城市与相距万里的南国广州相比，

自然是小巫见大巫。

齐白石为画虾而养虾观虾，笔者为写这篇文章，斗胆效齐，跻身于“倒爷”中间，历时半载，所见所闻所思，时喜悦，时悲哀，喜中有悲，悲中有喜，悲喜搅拌；时亢奋，时颓丧，二者又缠绕一处，难解难分，莫衷一是。难怪说模糊性是人类的认识之谜。可人类竟在模糊中走过了千万年。

第一章 “王国”全景鸟瞰

原来你多么尊重甚至崇拜的曾经用革命道理培养你成人或是介绍你入党的老领导，竟悄声地托你给推销什么商品。原来你多么欣赏断定在学术上会有成就的学生，会向你试探有什么生意可做。二十年无来往的老同学突然会飞来鸿笺，要与你南北两地携手合作，洋货北上，土货南下。只要搭上勾，便成了这个“王国”的成员。

走马川行，喧嚷小世界

我大约接触了217人。他们的职业情况如下：

离退休人员（包括退居二线的军官），17人。

退職中、青年（包括停薪留职），26人。

国营在职商业人员，29人。

名目繁多的开发公司、经销部、劳动服务公司和外地办事处的业务人员，43人。

私营商店和个体户，33人。

各行各业在职人员，46人。

外地采购、推销人员，18人。

无业人员，5人。

从上述数字看，各行各业在职人员卷入者占多数。其中少数人根底深，关系广，神通大，有货源、有销路、有资金、有运输工具，还可借用正当的名义，赚了大钱。而大多

数是“眼热派”（不是红眼派），听说别人发了财，自己也想干，但卷入之后，方知其中甘苦，转热为冷，成事者很少。

名目繁多的开发公司、经销部、劳动服务公司和外地办事处，他们手中有钱有货，信息灵通，又有合法而且硬梆梆的国营金字招牌，能量极大，著名的土特产棉花、羊毛、皮张、黑瓜子、红花、甘草、贝母等生意，无不插手。许多大浪都是他们掀起来的。

私营企业、个体户和退职经商人员，大多是能吃苦会经营的实干家。他们小有资本，能充分利用，把市场搞得热热闹闹，五颜六色。他们都是货架充盈，腰包鼓胀的殷实户。但也不乏偷漏税等不法行为，坑蒙拐骗者也不罕见。

离退休人员和退居二线的军官为数不多。他们有固定收入，而且不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愿公开露面，不肯下力，且少资本，大的干不成，小的不肯干，只能靠老关系，歇空捞一把，收效甚微。

国营在职商业职工，所指多为经理或供销人员。他们手段高妙，可使“公鸡”下蛋，以亲朋名义持合法营业执照，作为“外室”，一笔生意有油水拨给“外室”，没油水，或亏了本，下到本企业帐上。他们的成功率最高，有赚无赔，肥水最大。

下边把这些人（有的可作为企业或商店来看），分成几类透视一下。

一、为某一事业而奋斗，百折不挠，虽为牟利，但不纯是向钱看者，所占比重极少，不超过百分之二、三。他们基本清白，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难免也有某些不轨行为。绝对清

白，无偷漏税，不行贿走后门者，尚未见到。

二、劳动致富，凭本取利，有利便图者，占百分之三十。以此为一百，其中：基本守法，为自我生存和发展，偶有不轨行为者，占百分之三十；得偷（税）便偷，能骗（顾客）就骗，但不专事此道者，占百分之六十；主要靠偷漏税，贩卖劣、次、假商品者，占百分之十。

三、皮包公司，无本生意，坐地倒卖和作中间人提取佣金者，占百分之十八。以此为一百，其中：以正式商店出面者，占百分之七。开发公司、经销部、劳动服务公司、外地办事处等，占百分之三十一。私人经营、挂国家企事业单位招牌，即所谓戴“红帽子”者，占百分之十五。私营商店和个体户，占百分之十二。无任何营业执照，专事中间人者，占百分之三十五。

出神入化，眩目大舞台

舞台在旋转，摇滚灯在闪烁，聚光灯的炽光上下左右地扫射，赤橙黄绿青蓝紫，变幻莫测。音乐、舞蹈、歌声、灯光，使人眼花缭乱。嘈杂中有节奏，混乱中有规律。这也是“倒爷”舞台的形象写照。

人生是大舞台，舞台是小人生。你到立交桥下的群众饭店、碾子沟的长征旅馆、河滩公路的兴中旅舍观光一下。这里虽说是旅馆，却又是市场管理部门指定的批发市场。每一个房间是一个批发部。服装百货堆到天花板，花色齐全，样式新颖，全是新潮货。价格比零售市场低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一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操广东、福建、江浙口音的男

女青年老板散发袒胸，光着脚丫，斜靠在货堆上，顾客流水进出，因为室内只有三、五个人的转身之地。老板大捆出货，大把进钱；顾客提包瘪着进来，鼓着出去。讨价还价的吵闹声，混浊空气中的汗臭味压缩在这个极狭窄的空间里，无疑是动听的音乐，因为他们的心情极好。这些人精明之极，信息灵通，来往于福建的厦门、石狮和广东的深圳、珠海，长途贩运，小本经营，盈利一般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他们的营业额和盈利难以计算，一般都是按月估税，所以不存在偷漏税问题。

人们常见的几乎每个市民都接触的大西门、红旗路、红山、友谊等农贸市场，近年来，有的建楼房，有的加棚盖，一改原来的杂乱、污秽的土劲，趋于整洁、华丽的“洋”化。各大、中商店的出租柜台近年来急速上升，整齐划一的柜台、货架，五彩纷呈的货物，分外耀眼。这两者应属一个范畴，基本上还是小摊贩性质，但其从业人数之多，花色品种之全，营业额之高，大有与国营商店比高低的气势。其中很有一部分人已跳出柜台，搞起了长途贩运的批发业务。大有代替外来批发商的势头。谁敢说若干年后这里边不出几个大亨呢？

如果你到天山大厦、博格达宾馆、百花村饭店去体验一番，那又是另一景象。来往的人们西服革履，走在铺有地毯的楼道里悄无声息，认识房间号码，敲门进去，香烟接待之后，互递名片，都是有身份的。谈什么生意？棉纱、毛条、毛呢，彩电、冰箱、红花、甘草，样品带来没有？大货在哪里？车板交货什么价？到站交货什么价？付款方式是托收成付、信汇自带，还是现金？提成多少？佣金若干？大家都很

内行、机警，似乎谁也骗不了谁，可又都提防着受骗，口里却又都是忠诚信誉到了家，结果又总少不了有人受骗。如果谈得有了眉目，或者成交了，大家便共同努力打通关节，于是“公关”上马，烟酒横飞，红包暗送。这是他们最忙碌、最费心思、也是最兴奋的时候。但是，成交了一笔生意，谈何容易，往往忙碌、兴奋一阵，最后成了泡影。不过，只要成交，那就不得了，动辄几十万几百万。这是翻大浪的地方。

街头巷尾，或大声吆喝，或私下暗议。一个铜质或塑料戒指，耳环，从石狮市一角钱进货，这里姑娘们两元钱觉得便宜，一块电子表从广东两元钱进货，这里小青年甘愿出十几元。小本微利，但成麻袋地贩来，几万几十万的过码。市管人员来了，他们一哄而散，只要表示敬畏，市管人员也就闭上了另一只眼。大家都活得艰难！南门中国银行、二道桥工商银行门前，你路过那里，总有人搭讪着：美元、港币，要买还是卖？要买，这里有。价钱虽高，可银行里买不出来；要卖，出价高于银行一倍。这年月谁还怕钱咬手。要禁止，他们脸上没招牌，身上又无现货。尽管大家相互都认识，可这些人都是玩命的，认起真来，没好处；要是闭上那另一只眼，大家不会亏待你。何必嘛！黄金缉私队搜寻在人所不见的秘密角落里，可银行却公开收费为金首饰作鉴定。烙有“阿金”字样的各式戒指流动在机关大院、街道住宅的亲朋好友之间，谁也不出卖谁，因为在你出卖对方的同时也出卖了自己，谈对象、娶媳妇不给个金戒指行吗？尽管成色不足，含金量只占百分之九十四、五，可到底还是金灿灿的，银行那“四个九”的虽然地道，可买得上吗？手头富裕

的主，家里总不能摆两台彩电、冰箱吧！也许这黄东西比储蓄的保值还可靠！在此中间为双方辛苦自己得利的“倒爷”，可亲可恨？自有不同评价。

第二章 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风，总是要吹的，受阻，便成了旋风。水总是要流的，被拦，便成了旋涡。他们是不安定分子，总要为自己找出路，顽强地实现自我价值。“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千二百年前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早就道出了人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

“倒爷”的名声不好，除现实的某些有损社会有害他人的行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出身”不好，十个总有八个是不安分之徒，在他们身上很少驯服的细胞，是原单位领导不喜欢的“刺儿头”。“倒爷”群中很难找见一个腾达有望的走红人物，多半是被领导以各种方式搞下来或干不下去了的人，其中不乏本人有各种毛病，甚至犯错误有罪行的人。

但是，必须承认，他们大都是能干且又肯干的人，包括干好事和坏事。不论公开声明还是暗自思忖，都有当王安、包玉刚、霍英东的抱负，甚至谋划好了功成后，如何捐款办学、设科学、艺术奖基金。这股狂劲虽说使人发笑，却又不能说不是真实的。当然，他们也难逃大潮的冲刷和历史车轮的碾轧，成为一颗颗细小的默默的铺路石子，被后人踩在脚下，藉以向上攀登。现在不妨拦住几位行色匆匆的攀登

者和已经倒下即将变成铺路石子的爷们，探问一下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向哪里去。

贫穷，也是一种耻辱

老K下了飞机，从行李房领出两个沉重的手提箱，径直向停在候机室前的出租车走去，司机打开车门，没问价就钻了进去。这里的出租车要讨价还价的。司机看这架式知道是阔气主，财神爷。送到家一开价，五十块。老K惊得“呀”了一声。司机知道敲得太狠了，立即掉价：“这趟车专程送您，给三十块吧，反正报销！”老K眼睛转了一下，甩过一张大票。司机给撕报销票。他一甩手：“算了！”不仅车的报销单他不要，连飞机票也没用处。他是讲师，能报销火车硬卧和公共车票，自己贴了！

这是两年前的事，他开会到深圳、广州转了一个，整个变了个人，不是胖了还是瘦了，而是言谈举止，反映出来的反常观念。这些观念归结到一点，用他自说，就是：第一次认识到贫穷也是一种耻辱。这话从说出来，绝不可理解为摆阔气的虚荣。

这人可不是没主见的人。他被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一辈子，再加上知识份子儒家思想的传统，早就树立了确定的生观。这是一个安贫乐道，清高到了家的主。对那些追名逐利，蝇营狗苟，是闭上一只眼睛也看不起的。他有一位同事，是个虚荣的家伙，每当乘便搭上别人的小轿车，总要向外探头探脑，让认识他的人见识一下他坐上了小轿车。可老K却偏偏不看他一眼，不满足他这个虚荣心。他住了二十几

年的土平房，学校每年盖起几栋宿舍楼，就是轮不上他。人家劝他，你不请客不送礼也罢，到总务处长家里走一走，表示有求于他就行了。可他死活不满足这些人炫耀权力的欲望。近几年大学教师代课挣钱风行，一个课时由三元、五元到十几元。一周四个课时五十多元，可他不干，闷着头啃论文，三、四个月出一篇，得五十元稿费就满足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

就这样一个权势和金钱都敲不开的榆木脑袋，到广东转了一趟。开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给十斗他就折了。安贫乐道，还不是自我安慰。清高，还不是吃不到葡萄说它是酸的。钱这个东西，他历来认为是坏东西，可现在，他认为最好的东西。因为，钱不是别的，是财富的代号，有多少财富。就一个人来说，钱多，说明他为社会创了功，贡献大。反之，就是为社会作的贡献小，没本，贫穷是可耻的。安贫乐道不过是懒汉和无能者的托词。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被它害苦了。现在他才大彻大悟，决心诚意地自己欺骗自己一辈子，是一个地道的挨了骂，骂一句儿子打老子，便心安理得的阿Q。

不干就干，他下飞机提的那两只沉甸甸的提包，是广州市场这里奇缺的南货，这一笔物资交流的贡献，得到两倍的报偿。又从老婆那里抠出多年血汗积蓄的三千元，加在一起，五千元血本。可他干了不到半年，被人坑骗个精光。原来那些发财之后捐款办学，设立科学、艺术基金会等幻想全成了泡影。最大的收获是一篇几万字的文章，主题是“倒爷向法制呼救，向道德祈祷。”本文的第五、六两章，就是他的思想。

一肚子火药要爆炸

小E元旦、春节都没休息。正忙着春三月新店铺的开张。今年力争营业额超过千万元大关，扣除场地租金、贷款利息，完税和店员工资，净赚二十万元。小伙子工人家庭出身，顶替老父亲当钳工，干了五年，熬上了四级工，业余爱好写诗，是一个青年诗社的负责人。几年来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搞几个钱出了两期油印的诗刊。在家里父亲骂他不务正业，出来进去没个好脸。去年春节跟父亲吵了一架，被赶出家门。一气之下，召集诗友宣布解散诗社，号召大家再不要搞这些自我陶醉的事情了。他说：我好像憋了一肚子的火药等待着爆炸。我们的诗仙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还是干点实事吧！有几个诗友支持他，几个人接过来一个濒临倒闭的小门市部，利用人家的执照和原货底干了起来。到原单位办理停薪留职，人家要他每月上交五十元，他说我还不知能不能挣五十元，牙一咬，退职了。小伙子只身住在小店里，卧薪尝胆，一双臭脚不知磨穿了几双鞋底，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春夏之交白糖紧俏，他不知高低地拍板了三十吨白糖，一千八百元一吨，五万多元，手里却是空空的，正在火急地筹款，一个同伴二千一百元找到了买主，没掏一分血本，赚了九千元。好家伙，十元的票子装一书包。伙伴们要喝一场，庆祝一番。他说，别那么小家子气，不到一百万不庆祝。接着，贩彩电、冰箱、毛布、皮卡衣，笔笔来钱。到年终哥几个一算帐，净赚五万元。他说，每人发奖金五百元，回家去夸夸富，其余的不动分文，明年大干。

小E用这五百元给患气管炎的老爹买了一件羊皮袄，给

害寒腿的妈妈买了一条羽绒裤，给弟妹各送一件羊毛衫。把这些东西展示给女朋友说：“就是没有你的！”女友理解地笑了。随即又哭了。塞给他一件自织的腈纶毛衣说：“你太苦自己了！”新桃换旧符，离家一年的游子春节给双亲拜年，呈上夸富的礼物，别人都喜笑颜开，唯独老父亲还鼓着一对腮帮子，不服输，可是输了。用手抚摸一下细软的十一道弯的滩羊毛，没好意思往身上穿。憋了半天冒出一句话来：“你也该成家了！”“别忙，下个春节我给您送到家来！”老钳工又没话说了。转过身悄悄对老伴说：“多搞两个桌，把那瓶酒拿出来。”可谅他也没茅台、五粮液，至多不过是玻璃瓶装的伊犁特曲。

小E可不是上文说的那位K老兄，他不知道历史上有位陶朱公，他不祈求法制的保护和道德的神灵。“铁拐李把眼挤，你坑我，我害你。”这是他的原则。但也不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侠肝义胆。他受过骗，也骗过人；该送礼的，送。该请客的，请。要是来硬的，花几个钱，请几个哥们比试比试。专门偷漏税，不干；但只要能混过去，也就装起来，顾不上爱国了。他广交朋友，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都有人。有生死之交的铁哥们，也有互相利用的酒肉朋友。这不，笔者写到这里，他的扩大了的新店开张了。那些远近、亲疏的朋友们都来给他捧场。本文所用的材料大都是这些人自身的故事或他们给提供的情节。

尚未燃烧的灰烬

老y拖着两条灌了铅一样的腿艰难地回到女儿家，他是

跑生意路过女儿这里换车歇脚。推开门，浓烈的酱油味呛鼻子。原来女儿的眼睛不太好，刚下班正待做饭，不小心拌翻了酱油瓶。女婿忙于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泡在试验室里，不到吃饭时间不回来。小外孙刚放学，正对着母亲幸灾乐祸。大约此类事总是发生在他身上并且总得挨骂，而今天，骂人的人竟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能不幸灾乐祸！本想进屋就躺到床上的老y，不得不帮助女儿拖地。这酱油也怪，专往床底下钻，而床下又塞的全是衣物鞋袜，这又不得不躬身下去掏出来，还得洗刷擦拭。收拾停当，女婿风风火火地闯进门就要吃饭，说是试验还在进行，二十分钟后得回去看结果。老y只好打开提包把准备为明天上路买的面包、方便面拿出来，权当晚餐。女儿心痛丈夫，面有愧色。老y总觉得女儿的眼睛不好，是小时候营养不良造成的，愧疚于心。女婿向以家务干得少觉得对不起妻子。由于大家都自责，晚餐虽简单，倒也还凑合，但心情的酸楚悲凉自然都挂在脸上，强作欢笑也是没用的。

女婿三口两口填饱肚子赶回他的试验室。老y斜靠在床上（房子小没有沙发），对着地中间装得鼓鼓的三个包裹出神。女儿为解除父亲的酸楚心情，收拾完饭桌，凑到床边来，可不知该对父亲说句什么。老y叹口气说：“我要是今天闭眼，这就是留给你的全部遗产！”女儿娇嗔地说：“谁要你的遗产！”“我是说，这是你妈从你嘴上省下来的，是我们干了一辈子的全部积蓄。”

地下的三个包裹里装着三十件皮卡衣，每件二百五十元，总共价值七千五百元。这三个包裹运到东北哈尔滨每件赚八十元。往返一趟，可赚二千四百元。这个数字使老y的